

◇铭心一刻

母校情

[北京]龚永泉

一别五十七个春秋,南京十三中,我回来了!

“欢迎回家”,母校在公众号上的一声呼唤,12月28日,二千多校友齐刷刷回到了母校,为立校70周年庆生。南京十三中,是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完全中学。

离学校越来越近,我心底浮起了两句诗: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;“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,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。”而这些诗,都是在南京十三中学到的啊。

徜徉校园,“欢迎回家”的问候声此起彼伏,暖心的安排扑面而来。我如获至宝的是得到了一枚建校70周年特别版校徽,而纪念版名录提名为《归来仍少年》,收入了所有教师和学生的名字。名录保留了5处盖纪念章的地方,盖章还可串联起校园的记忆地标,大家相逢尽校友,互相询问指点,其乐融融。特别是篮球场上,漆艺书签的制作现场人头攒动,只见校友们把印有“志远行近,务实求高”校训的洁白书签,小心翼翼地插入颜料桶中,稍停片刻,拎起来就变得五彩缤纷,很是神奇。

据说,在一次上级检查中,对十三中有此一评:站在高处,想在深处,干在细处,落在实处。在校庆日,连准备姜糖茶和长寿面这

样的小事,都道出了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耐心细致与实干家本色。

遥想当年,我们的文体活动,也就是在教室里唱唱歌,到操场上踢踢球。如今母校却有了“十大校园节”:读书节、月光诗会、戏剧节、古诗词吟诵节、英文歌舞节、阳光体育节、艺术节、成人仪式和毕业季、社团风尚节和科技节,今天的南京十三中学生真是聪明伶俐多才多艺。在“青春拔节成长有声”的互动栏前我驻足良久,内容是高一问高二答、高二问高三答、高三问毕业生答,计有55篇,皆为手写,既坦露了心迹,又展示了书法。

见一老校友拄杖而行,我趋前打探,是1964届校友陈庆炎,现已83岁,他说,听到母校邀请返校消息,兴奋得睡不着觉,自己虽已用上了拐杖,就是爬也要爬来,说到这里,他情不自禁地涌出热泪。

与同班同学相会,我掰着手指头一算,我所在的1965届初三(5)班,当教师的有8位之多,大中小学教师俱全,其中还有两位是十三中老师,这是否创了一个班当教师最多和回母校任教最多的两个纪录?若非母校的感召力之强,老师对学生的正面影响之大,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投身教育事业吧。

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李小敏是1977届校友,在校庆主题课上,他谈起与母校缘分不无自豪:自己与弟弟都是十三中校友,而母亲邹冠珍则是十三中教师,达26年之久。他还深情地报出了10位当年老师的姓名,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他勉励莘莘学子们:“知识固然重要,但见识更加重要;读书明理固然重要,但行知合一更加重要;快马加鞭固然重要,但行稳致远更加重要。‘强国有我,未来我来’,同学们,你们都听见了吗?”

康德说:世上最使我们震撼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。以前,只知道满天星斗中牛郎星、织女星、北斗星,前不久,我才知道,还有颗“南京十三中星”。那是校友李久文把他发现的一颗小行星,向加拿大天文台申请的命名,并获批准。从此,我再仰望星空,心中充满了对母校的眷恋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灯下漫笔

“三湖”印象

[南京]邹雷

中国的湖,是有性情的。有的湖是让你漫步细观的,有的湖是让你纵身投入的,还有的湖,则让你不由得怔怔立住,仿佛望见泛黄史册上,不经意间裁下的一角。

西湖是一面镜子。这镜,不是梳妆的镜,是文人案头那一方沉沉的铜镜,照得见千年的眉批。走在苏堤上,处处是国画景致。柳浪不是浪,是工笔的线条;莺啼也不是啼,是绢本上恰到好处的一粒铃印。山、塔、桥、岛,都安放在妥帖位置,多一分则乱,少一分则空。连那浩渺的烟水,也像是被历代诗人的平仄韵脚驯化过的,荡漾得那么合规矩。我坐在一只船上,看保俶塔尖顶的倒影稳稳地插向水底,便想,这湖,怕是成精了。它把所有风雨、烟云,都吸纳进去,再用十景的名目,装裱起来,成为一幅无懈可击的中堂。它是美的,可这美,总让我脊背微微发僵,像客人被请进一座太完美的大宅,不敢轻易落座。

于是,去年夏天,我便逃也似的,到了武汉东湖。

东湖哪里是湖,分明是一片蛮横的、蓬蓬勃勃的大水。我骑上一辆车,闯入那号称百里的绿道,顿时觉得自己成了一尾被放生的鱼。路在森林里钻,在湖汉

间绕,阳光被密密的树叶筛成粗粝的光斑,砸在脸上,热辣辣的。湖上的风是毫无章法的,一会儿带着樟树的辛香,一会儿送来荷塘的腥气。这里,辽阔是一种权力,野趣是一种主义。你可以吼一嗓子,东湖连回响都懒得给你。它不伺候你的文人趣味,它只忠于自己的丰沛与酣畅。

最后,让我的思绪和目光聚焦近在咫尺的玄武湖。

它不似西湖那般“文”,也不似东湖那般“野”。它端端正正地坐在南京的东北角,被一道暗沉沉沉的明城墙,稳稳地压着一边。湖面是开阔的,却开阔得很有分寸;岛屿是疏朗的,却疏朗得极有纪律。五洲星布,道路笔直,这里的风,仿佛都带着墙砖的质感,硬硬的,凉凉的。

我忽然明白了。西湖是“园林”,是出世者精心雕琢的梦;东湖是“自然”,是入世者渴求的那片自由呼吸的肺叶;而玄武湖,它规整的布局里,藏着六朝古都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秩序感;它开阔的水面下,沉着六朝金粉淤积的厚厚底稿。它的美,是钟鼎般的美,有重量,有铭文,不容你轻佻。

我们寻湖,看湖,最终照见的,不过是自己魂魄里,那一点对“完美”、对“自由”,或是对“秩序”的向往。

